

讀通鑑論卷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獻帝

有詭譎鷙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覲非望者其滅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則爲張角黃巢方臘之妄以自殲而已矣其得大位雖奪雖僭而猶可以爲數十年人民之君長傳之子孫無道而後亡則必其始起也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而奮志戮力以天下之禍亂爲己任至於功立威震上無駕馭之主然後萌不軌之心以不終其臣節而獵大寶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

未有或爽者也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自袁紹始紹之
抗卓也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東
之兵聲震天下董卓畏縮而劫帝西遷以避之使乘其播
遷易潰之勢速進而撲之卓其能稽天討乎乃諸州郡之
長連屯於河內酸棗躊躇而不進其異懦無略者勿論也
袁紹與術始志銳不可當而猶然棲遲若此無他早懷覬
覦之志內顧卓而外疑羣公且幸漢之亡於卓而已得以
遲也於斯時也蹶起以與卓爭死生曹操孫堅而已操曰
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使一戰而天下定操其能
獨有天下乎旣敗於滎陽且勸張邈等勿得遲疑不進失

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還軍當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爲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爾孫堅之始起斬許生而功已著參張溫之軍事討邊章而名已立非不可傑立而稱雄也奮起誅卓先羣帥而進屯陽人卓憚之而與和親乃曰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吾死不瞑目獨以孤軍進至雒陽掃除宗廟修塞諸陵不自居功而還軍魯陽當斯時也可不謂皎然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慚乎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姦心

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堅之子孫且後操而亡堅之正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故天下非可以一念興而疾思弋獲者也漢高之人關中思亡秦而王關中耳項羽弑義帝而後有一天下之心勦業之承天所佑也董卓死李郭亂袁紹擅河北而忘帝室袁術竊劉表僭獻帝莫能馭而後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挾天子夷袁紹降劉琮而後孫權之割據定是操之攘漢袁紹貽之堅之子孫僭號於江南曹操貽之也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於起兵誅卓之日論者已甚之說豈諒人情揆天理知興廢成敗之

定數者乎以詭譎之智驚悍之勇乘閒抵巇崛起一朝而
卽思天位妄人之尤者爾而何足以臨臣民貽子孫邪孟
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己所誠有假借古人之名
義信以爲道之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無其學無其
德則假矣名與義生於乍然之心者固非僞也王莽之於
周公張角之於老聃不可謂之假也當曹操不受驍騎校
尉之職東歸合眾進戰滎陽而孫堅起兵長沙進屯魯陽
拒卓和親之日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則張角黃巢方臘
可以勦業貽子孫而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尤優爲之
矣誅非其罪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

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動者困窮而止愚而欲與人家國神人之大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軀邕之應董卓召而厯三臺此何時也帝后弑天子廢大臣誅夷劫帝而遷宗廟燒陵寢發人民駢死於原野邕乃建議尊孝和以後四帝之廟號舉三代興革之典禮於國危如綫之日從容而自衒其學術何其愚也而不但愚也漢之宗社岌岌矣諸廟之血食將斬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將斬諱先祖之惡而揚其美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爲元后也猶恐虛名之無補乃亟取和帝之涼德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漢

亡宜矣此則人怨神恫陷大惡而不道者也以情理推之
邕豈但愚而已哉邕之髡鉗而亡命靈帝使之然也四帝
可宗則靈帝亦可宗矣邕蓋欲修怨於靈帝而豫室其稱
宗之路邕於是而無君之心均於董卓王允誅之不亦宜
乎董卓曰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邕固曰劉氏之祖
考不足復尊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雖然神其可欺
神其可恫乎則亦愚而已矣

韓馥袁紹奉劉虞爲主是項羽立懷王心唐高祖立越王
侑之術也虞秉正而明於計豈徇之哉王莽欲立合肥侯
而廢靈帝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合肥以免劉虞之賢必

不受操知之矣故但自伸西向之志而不待爲虞計於是而知操之視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操非果忠於主者而名義所在昭然繫天下之從違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之公義而可以屈羣雄動眾庶者也或曰馮紹之議亦惡乎非義哉春秋之法君弑而爲弑君者所立則正其爲篡梁冀弑質帝而桓立董卓弑宏農王而獻立獻不正乎其爲君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爲主而立虞惡乎不可曰執春秋之法以議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未嘗無覬覦之心焉則與與聞乎弑者同乎賊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桓帝服罪而廢焉

宜也且順桓之際漢方無事而不亟於求君也若獻帝之
立年方九歲何進之難徒步郊野漢不可一日而無君帝
自以明了動卓之欽仰宏農廢扳己以立未能誓死以固
辭幼而不審無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燄且固曰劉氏種
不復畱則舍己以延一綫之祀是亦義也而況其在幼冲
乎袁紹遷董卓之怨以怒帝其爲悖逆也明甚操知之審
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繫人心劉虞雖賢無能遙起
而奪之也桓帝之誅冀以嬖寵之怨而不忌其弑主之逆
董卓之誅則已正名之爲賊矣以賊討卓則宏農之大讐
已復獻帝可無慙於踐阼矣視晉景魯定而尤正焉而何

容苛責之也

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不恤名義者爲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興爲彭越盧芳以自罹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爲人先驅身殪家亡而國與俱敝曹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而紹晏坐於河內孫堅收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間也而紹若罔聞關東諸將連屯以偕處未有釁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

則昔之從與何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爲而欲乘之以偏漢爾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畱又豈得終有天下乎鮑信曰袁紹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戮力雖有漢高光武欲收紹而使效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而操豈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繞也兗州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兗州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擊走金尙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

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志戢矣紹攤兵河北以與操爭天下而操乃據兖州以成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雖遇高光之主紹亦爲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身死家滅而徒爲人先驅貪利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孫堅之因袁術也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固未可深責者也漢高帝嘗因項梁矣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以項氏世爲楚將而密以蒲山公之後爲天下所矜也天下之初

亂也人猶重虛名以爲所歸故神師道衰老無能爲而金
人猶憚之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內孫堅崛起不能
不藉焉彼公孫瓚之區區徒攤眾梟張耳昭烈且爲之下
而況術乎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賊未討功未成以長
沙疏遠之守爲客將於中原始繇術以立大勳而速背之
則術必懷懣毒以撓堅之爲進與卓爲敵而退受術之掣
劉虞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職此繇也使堅不死得自達
於長安肯從術以逆終而爲亂賊之爪牙乎劉表之收荆
州也卓之命也眾皆討卓而表不從表有可討之罪焉因
袁術之隙而爲之討表實自討也若堅者雖不保其終之

戴漢而固未有瑕也與術比而姑從之惡足以病堅哉
管甯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甯爲全
身之善術豈知甯者哉王烈爲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
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甯不爲也天下不可一日
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
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爲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
奄爲憂而慎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
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
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
而搏挐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閒陰以爲功於造化君子自

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唯此爲務焉有明王起而因
之敷其大用卽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
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繇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
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苟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
甯持之也**甯**之自命大矣豈僅以此爲禍福所不及而利
用乎邴原持清議而**甯**戒之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不見而
德成有密用也區區當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責略而
不足論者也白日之耀非鐙燭之光也**甯**誠潛而有龍德
矣豈僅曰全身而已乎

王允誅董卓而無以處關東諸將雖微李傕郭汜漢其能

存乎首謀誅卓者袁紹是固有異志焉而不可任者也曹操獨進滎陽雖敗而志可旌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冀除宗廟修治陵園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急召而錄其功以相輔於內催汜失主而氣奪安敢側目以視允乎區區一宋翼王宏催汜且憚之而不敢加害於允而況操與策也允之倚翼與宏皆其所私者也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而又以驕氣乘之不亡何待焉或曰操非可倚以安者允而召操則與何進之召卓也何以異此又非也進不能誅宦官而倚卓進客而卓主矣允之誅卓無假於操而威大振操雖姦賞之以功旌之以能緩之以德束之以法操且